



闲话“拾荒”

■ 安徽合肥 施光华

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拾荒者”,他们虽然捡垃圾、拾破烂,但绝不是以此为生计,而是用以创收,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当然,对环境也是有好处的。十多年来,我因诸多原因,曾先后居住过合肥的老城区、滨湖新区、政务新区,通过细心观察和了解,得知“拾荒者”队伍之所以逐渐扩大,同其他任何事物发展一样,都有其规律和内在原因。

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试想,几十年前,我们连温饱问题都尚未得到全部解决,哪来那么多垃圾继而产生废品呢?现在国家强大了,人民生活富裕了,消费能力提高了,自然而然产生的垃圾和废品就多了。还有是观念的转变。几十年前,尽管人们生活都不富裕,可许多人打心眼里瞧不起捡垃圾、拾破烂的。而现在人的观念正好相反,认为捡废品同样是挣钱门路,劳动光荣,而好吃懒做、坑蒙拐骗、不务正业才会令人不齿。

不可否认,大家的收入是不尽相同的,一般纯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又相对偏低,如清洁工、保安等。随着城市大建设的开展,各地涌现出许许多多大型住宅区,每个住宅区都有数十幢楼房,数千户业主,每天产生的垃圾和废品数量大得惊人,而这些废品中如快递纸盒、各种塑料、金属、木材、玻璃、电器甚至床上用品等都是钱啊。于是乎,许多清洁工都是骑着电动三轮车上班,并利用早、中、晚休息时间捡拾废品,就连上班时间内,有些清洁工还手干着眼瞅着,只要发现附近的垃圾筒一有“风吹草动”,就立马一路小跑过去获取“猎物”,有时甚至几个清洁工几乎同时到达。

清洁工们每天最快意的时刻,莫过于傍晚时分,开着满载废品的电动三轮车打道回府了。可保安们也不甘示弱和闲着,在我曾居住过的小区,有位业主在另外一家工厂内专上夜班,他每天清晨下班后第一时间就是卸装换上大褂,骑上电动车直奔小区,在几十幢楼房之

间前后左右穿插,翻找垃圾筒内废品。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其他步行拾荒者咋舌和望尘莫及。不大一会工夫,车上两个大包塞得鼓鼓的。据有人测算,这个小区捡废品人均年收入,清洁工在4000元左右,而保安则在一万元上下。

还有人是为了生活贴补。我国进入老年社会,由于制度优越,生活医疗有保障,加上受传统勤俭持家观念影响,以及收入大众化和积累资金备应急之需考虑,相当多的健康老人也加入捡废品队伍。在老城区三孝口、二里街一带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城,由于商场密集又附有许多大、中、小学校园,各种可回收废品更为突出。故所有这些地方都可见到许多老人劳动的身影。平时,在各个生活小区内,也有一些老年人常年捡拾废品。他们说,身体没毛病,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捡些废品卖点钱,既锻炼身体又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另也有诸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而捡拾废品的,只是极少数。

还有一种是打发时间休闲型。这种人群不差钱,生活条件相当富裕,可令人意想不到的,竟也加入捡废品队伍。我有一位亲戚老大姐,今年七十岁,独自一人居住,原住在农村大水库附近的农田和房屋被征收了,家里分了好几套回迁房,儿子在市内一家大型上市企业任部门高管,年薪数十万元。但她无事与人聊聊天,去捡拾废品,得来的钱大部分用来购买学习文具和零食,将学习文具分发给镇上小学生,零食与邻居共享,其乐融融。她说未征收前,还能种种地,种些蔬菜,养些家禽,现在住进楼房不干活闲得慌,不如找些事干干,打发时间心里踏实。

在我看来,废品回收,变废为宝,利国利民。它减少资源浪费,保护自然环境,在与回收和制造有关领域创造就业和繁荣,促进了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同时也给个人带来经济收入。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对“拾荒者”的行为予以点赞。

怀念“洗澡”

■ 安徽合肥 陈晖

不知不觉,又是腊月,“女人洗衣,男人洗澡”的民谣就涌上心头。这是步入新年前合肥人必须完成的洗旧除新习俗。

洗澡,就要提起澡堂子,我的耳畔仿佛响起木板拖鞋的吧嗒吧嗒声,那夹杂着潮气的人影至今还晃动在我的眼前。合肥的澡堂我熟悉的只有包河浴池和碧海云天。这是来合肥后冬天我带孩子们清洁身体常去的澡堂子,而我也在这日复一日的冬日中,学会了享受合肥的澡堂文化。只是后来,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那两个澡堂子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时尚的洗浴中心,如今仅存的澡堂子只剩下包河浴池了。

包河浴池也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澡堂子,名字可能出于合肥人对于包公的尊崇。我上次看到包河浴池的时候,他已经如垂垂老者疲倦地矗立在即将拆除的老街上。我想起刚来合肥在包河澡堂子洗澡的情景,看着小孩子们在池内打水仗,水溅到别的浴客身上,惹得大人们一片呵斥声。记得有一位京剧团的旦角演员喜欢在池内一展歌喉,偶尔也哼哼一段黄梅戏,《锁麟囊》《贵妃醉酒》《霸王别姬》都是在那里第一次听见。当时听他唱《锁麟囊》,觉得含混其词、吐字不清。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是程派唱腔的特点,幽咽婉转,若断若续,其实学起来难度相当大。时光飞逝,转眼间那些在冬日里带给我们温暖和清洁的澡堂子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澡堂子留给我们的那份温馨却长久地留驻在心灵的一角。因为澡堂文化我便翻阅了不少关于合肥记载澡堂文化的书,还真是收获不小。

传说过去有一座桥,名字就叫鼓楼桥。鼓楼桥的东边有一座浴池,因为鼓楼桥也叫镇淮桥,浴池自然也就叫镇淮池了。座位有甲乙丙高低之分,过去称洗澡地点为“澡堂子”,形象地说明了一群人在一个大池子里洗澡的壮观场面。民俗专家牛耘曾说,镇淮池在他小时候就有了,听老辈人说可能建于清朝光绪年间。这家浴池在合肥算大的,可以同时接纳六七十位浴客。客房也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是沙发躺椅;乙等是木榻躺椅;至于丙等,那就只有长条板凳了,连拖鞋也是甲等和乙等淘汰下来的。

各个客房的价格也不一样,丙等只要几分钱,光顾的都是穷人和卖苦力的,不供应茶水和手巾把子,洗完澡,穿起衣服走路;甲等就不同了,来的大都是有钱的,服务自然周到。俗话说,钱是一个宝,花到哪里哪里好,甲等客房里常有提篮小卖者兜售香烟、瓜子、生熟荸荠、青果橄榄、削成片的水果。夜晚镇淮池门口还有炸臭干、卖小馄饨、下汤圆的夜宵摊子,那些浴客饿了,可以叫茶房买了送进来,行话叫“场外服务”。那时的茶房很辛苦,老板只供应一日两餐,没有工钱,收入全指望浴客给的小费,当时甲等和乙等客房里就写着“君子自重,小账沾光”的字样。至于给多少,完全凭浴客高兴,伺候好了,有时小费可以是正账的一两倍。所以茶房们都是竭尽所能,尽量哄得浴客们开心。

不过,也有“铁公鸡”一毛不拔的,那样以后再洗澡,茶房们会给他白眼的。端阳佳节特色洗浴镇淮池的老板很会做生意,请人砌的浴池很考究,浴室门也是那种吸水性好的木头大门。洗澡讲究“聚气”,浴客进去时先闷一会儿,待出了汗就舒服了,周身爽快,如同今天的桑拿浴差不多,这对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来说是种很好的享受。洗完后再到座位上一躺,茶水一杯润润喉咙,对去除疲劳恢复精力极有好处。经常光顾镇淮池的都是一些老面孔,大家见面彼此打个招呼,泡在大池子里一起洗洗澡、聊聊天,张家李家长短的,再交换一下对时局的想法,日子就这样在一搓一揉之间打发了。大人们洗澡讲究快活,孩子们洗澡追求健康。镇淮池的老板瞄准了这个商机,每年的端阳佳节,专门在浴池里放入好多菖蒲、艾叶,池水里立即清香四溢,家长们纷纷把家里的孩子带到镇淮池里“驱邪防病”。

浅议“谏臣”

■ 安徽合肥 周彪

何谓谏臣哉?刘向先生在其《说苑》中,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主言皆日善,主所为皆日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苟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谏臣也。”

大凡谏臣都有以下四个特点:其一、深谙人性之弱点,人皆都爱好听话。凡事专捡好听的说,耙子专往痒处挠,怎么让你舒服,就往哪里说,你需要什么他就说什么。你想做千古一帝,那就称赞你赛过尧、舜;你想往做一名贤主,他称赞你胜过周文王、武王;你胡乱写上两首诗,就有人称赞你诗词赛李、杜;你随手写几个毛笔字,立马就有人说绝对比肩王羲之,上有至尊之心,下有崇拜之行;“人主好辩,佞人利言;人主好文,佞人辞丽,”这对习惯于把平台当本事的人来说,非常受用。其二、不持是非、原则,毫无底线吹捧。不管上做出什么事情,做出什么决策,是否与国不利、与民有害,不分对错,不考虑利弊,都一味吹捧“我王圣明”。其三、不计事态后果。在谏臣的眼里,天下事与己无关,什么利于朝,益于君,善于民;战争、瘟疫,反叛、暴乱都与己关系不大,只要自己的荣华富贵不受影响,即使天塌下来自有个子高的撑住。春秋战国时代的齐国国君齐湣王,因为昏庸无能,爱听吹捧,最终导致了亡国。无奈之下逃到了卫国避难。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为什么会亡国

呢?一天,他终于按耐不住心中疑惑,问身边的谏臣公玉丹:“我为什么会亡国呢?”公玉丹又使出他的看家本领说:“因为您太贤明了,他国的国君又太过昏庸,他们嫉妒您的贤明,就联手攻打我们,这就是导致我们亡国的原因啊!”齐湣王听了心里很舒服,并感慨万千地说:“做一名贤明的君王真不容易呀。”其四、目的性明确。谏臣者,可以不去为国谋,为民想,甚至连主上的安危也全然不顾,一切都为自己利益最大化。《论语》中有载:“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善谏并非出于天然,而是出于一己之私利。

西汉文帝时期的宠臣邓通,无他技能,唯媚上而已。朝廷休假,邓通自愿加班,陪伴文帝左右;文帝生毒疮,邓通“常为上嗽吮”浓血。邓通正是凭借自己的谏与媚赢得了文帝专宠,特允许开采铜山造钱,富可敌国。谏臣是对政治生态环境的污染,对官员心态一种不良浸湿。姜尚在《文韬》中“将谗言谄媚,不择手段,以求官爵”之人看作朝中七害之一,建议“君主切勿任用。”但在现实官场上,往往是直臣遭殃,谏臣得宠,所以,谏臣屡屡不绝。客观地讲,谏臣现象是封建专制不平等制度的产物。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必然会反映在人格上的不平等。